

几个好男人(续完)

〔美国〕艾·索金

吕奇莹译

外景,路边报摊,夜

卡菲驾车沿华盛顿商业街驶过,车前面的雨刷正拚命地将挡风玻璃上的雨水刷去。卡菲在他经常光顾的报摊附近停了车。他下了车,没关车灯,也没关车门,朝报摊跑了过去。

卡菲:嗨,卢瑟。

卢瑟:船长,那个大案进行得怎么样了?

卡菲:局面已经被他们控制住了。

卢瑟:没关系,你可以另找活儿干。

卡菲:滚石不生苔,转业不聚财。

卢瑟:不要紧,反正还没成定局。

卡菲:没错,明天见。

卡菲回到车上,将报纸扔到旁边的座位上,准备开车。就在这时,一只手将他的嘴捂住了。

马金森(画外):我是马修·马金森。

卡菲被吓得魂灵出窍。后座上坐着穿便服的马金森。

卡菲:天哪!!

马金森:你的车门没关。

卡菲:你吓得我快尿裤子了。

马金森:开车。

卡菲:你知道自己是被传唤的证人吗?

马金森:知道。我还知道两个海军士兵的性命就掌握在你手里。如果我

能帮他们什么忙,我早就那么做了,正因为我不能,所以现在我能做的只有帮

你。你为什么不开车,中尉。

卡菲(将车启动):你知道什么?

马金森:我什么都知道。

卡菲:是“红色法规”吗?

马金森:是。

卡菲:是肯德里克下达的命令吗?

马金森:是。

卡菲:你亲眼看到了吗。

马金森:我无须……

卡菲: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马金森:不是。

卡菲:那你怎么知道的?

马金森:我就是知道。

卡菲:你知道个屁。

马金森:从来就没打算将他调离基地。

听到这儿,卡菲将车戛然拐到了路边,抓住制动器,将车停下。他转过头看着马金森。

马金森:杰西普要把他留在基地。他说要让他接受教训。

卡菲:但我们拿到了调离指令。上面有你的签名。

马金森:我知道。你们到古巴的那天早上我签的名。圣地亚哥死后6天。

卡菲(兴奋异常):咱们来做笔交易。我可以豁免对你的起诉。4天后,你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庭,把你刚才对我说的一句不差地在法庭上讲出来。我马上找个汽车旅馆,让你暂住下来,我们从头计议。

马金森:我不想和你做什么交易,也不想得到什么豁免。

卡菲摇头大笑。

马金森:我想让你明白,无论是我曾经做的还是我正在做的都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内景,卡菲住所,夜

卡菲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塞姆和乔,他们非常吃惊。

一段沉默之后——

乔(非常激动地):他在哪儿?

卡菲:我把他安排在一家汽车旅馆里了。

乔(抓起电话):我得找人将他保护起来。

卡菲:这的确是个好主意。

乔(对着电话):我是乔安娜·盖洛韦中校。我的机密许可密码是411273。

卡菲(很吃惊转向塞姆):机密许可?

乔:谢谢你。

卡菲(对塞姆):我都没有机密许可,你有吗?

乔(对着电话):我是乔·盖洛韦。我有一名证人需要保护。

乔继续对电话另一端的人讲话,卡菲同时也在对她和塞姆说话,塞姆以最快的速度做着记录。

卡菲:他还说杰西普在航班的问题上撒了慌。杰西普告诉我们最早离开基地的飞机是第二天早上6点的,马金森说比那早7个小时有一班飞机,圣地亚哥本可以乘那班飞机离开的。

乔(挂上电话):该死。

卡菲:这让我很吃惊。(对乔)你听到我说飞机的事了吗?

乔:听到了。

卡菲:塞姆,如果有飞机离开基地,总该留下一些记录,对不对?

塞姆:我们得弄到关塔那摩机场“塔台指挥日志”。

卡菲(对塞姆):想办法搞到。

乔:我们要赢了。

卡菲:乔,不要太兴奋。我们还不知道马金森是什么人,不知道指挥日志上会写些什么。你还是把精力放在唐尼身上吧。我要去找罗斯谈谈,告诉他我们的进展。

乔(唱着):“卡菲找到证据喽,卡菲找到证据喽。”

内景,华盛顿的一家酒馆,夜

卡菲和罗斯对坐在一个火车座里,服务小姐给他们上了两杯酒。

罗斯:今天你对霍华德的那个再直接询问干得很漂亮。

卡菲:我找到马金森了。

罗斯(想了一下):他在哪儿?

卡菲: 阿林顿一家汽车旅馆的一间有 14 名联邦警察把守的房间里。你喝口酒。

罗斯: 该死。

卡菲: 马金森签的调令是伪造的。杰西普所说的最早一班飞机 6 点起飞是个谎言。我们正在核对塔台指挥的日志。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要让肯德里克出庭作证, 也许会有好戏看的。

罗斯(又喝了一口酒): 我有义务提醒你, 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以任何罪名指控肯德里克或杰西普, 你都会受到军事法庭“职业行为失当”的谴责。你只要找工作, 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工作申请里面。马金森不会坚持他的说法的, 他是个怪人。我说这些不是吓唬你, 只是从一个律师的角度给你提个醒。

卡菲: 谢谢, 杰克。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觉得你们是一群十足的疯子。加之你们头上冠有的这些荣誉的头衔, 我更想把你们打得屁滚尿流。

罗斯: 请不要因为我和杰西普、马金森、肯德里克穿着一样的制服, 就把我和他们归为一类。我是你的朋友, 丹尼, 实话告诉你, 我也认为你的当事人不该进监狱。但是我没权利做决定。我代表的是美国政府, 不能有任何私念和偏见。我的当事人遇到了麻烦。(稍顿)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军法官已经向你点明了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一名高级军官犯有重罪将会带来的后果。

卡菲: 我的确受到过这样的提醒。

罗斯(站了起来, 在桌上留了几美元): 你是被逼进法庭的。所有人都在逼你, 道森、盖洛韦……他妈的, 我其实并不怕你。你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打赢这场官司。你是被一个已故律师的名声逼进法庭的。

卡菲: 你是一个蹩脚的棒球手, 杰克。

罗斯: 他们没救了, 我再也帮不上忙了。

内景, 法院大楼走廊, 白天

人们正鱼贯而入。肯德里克站在审判室的入口处, 卡菲从他身边经过。

卡菲: 振作一点儿啊, 少尉。

肯德里克目送这个狂妄的家伙走进了审判室。

内景, 审判室, 白天

肯德里克坐在证人席上。卡菲对肯德里克的全部研究结果是: 他已经被

击败了。而他则自信自己会赢的,至少是在这一回合。他惟一要做的就是别让自己的情绪影响了专业水平的发挥。塞姆掌握着档案和文件,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它们递给卡菲。

卡菲:肯德里克少尉,以你之见,一等兵圣地亚哥是个不错的军人吗?

肯德里克:我只能说他处于一般水平。

卡菲:少尉,你在圣地亚哥的3份达标报告上写过评语。3份报告上你写的都是“低于一般水平”。

肯德里克:是的。一等兵圣地亚哥确实低于一般水平。但是我看没有必要伤害一个死人的自尊心。

卡菲:你这么说我很高心。但是你是发过誓的,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想尽快听到事实的真相,尽管它并不那么动听。

肯德里克:我没忘记自己的誓词。

卡菲(接过一些材料):少尉,这是你为准下士道森和一等兵唐尼写的最后3份达标报告。道森曾连续3次得到“优秀”的评价。唐尼得了两次。但今年7月9日这份最近的报告上,他得到的是“低于一般水平”。我现在想和你讨论的就是这最后一份报告。

肯德里克:没问题。

卡菲:准下士道森自步兵训练学校以来的记录几乎是完美的,但是记录表明与他同班的一半以上的士兵已经升为下士,而道森至今还是准下士。是最后这个达标报告的原因吗?

肯德里克:我敢肯定是这样的。

卡菲:你能回忆起道森为什么在这份报告中得了这么低的评语吗?

肯德里克:我想不起来了。我要管理的士兵很多,中尉,我要写很多达标报告。

卡菲:你还记得一名叫柯蒂斯·巴恩斯的士兵在军官俱乐部偷酒的事吗?

肯德里克:记得。

卡菲:你向上级汇报巴恩斯的行为了吗?

肯德里克:我的床边总是放着两本书,中尉,《海军行为准则》和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圣经》。不过我认为,值得我尊敬的上级只有基地指挥官内森·R.杰西普上校和我们的上帝。

卡菲:肯德里克少尉,如果你要求的话,我可以让记录员记上你不把这个

法庭视为值得你尊敬的上级。

罗斯:反对。辩护律师在做无理由推测。

伦道夫:反对有效。(对卡菲)注意你的措词,律师。

卡菲:你把巴恩斯的行为向上级军官汇报了吗?

肯德里克:我记得巴恩斯一贯表现都不错,我不希望他良好的记录被一个正式的罪名给损害了。

卡菲:你希望你们在你们的分队内解决他的问题。

肯德里克:当然。

卡菲:少尉,你知道什么是“红色法规”吗?

肯德里克:是的,我知道。

卡菲:你有没有下达过执行“红色法规”的命令?

肯德里克:没有。

卡菲:少尉,你有没有命令过道森和其他士兵在7天内除了水不给巴恩斯任何吃的和喝的东西?

肯德里克:你歪曲了事实。巴恩斯不过是受到了营房管制。有人给他提供水和维生素添加剂。而且我可以保证这绝对没给他带来任何生命危险。

卡菲:我相信这对巴恩斯来说的确够仁慈的了,但你确实下达了营房管制的命令,对不对?而且你确实命令不要给他任何食物。

肯德里克:是的。

卡菲:这种惩罚的形式可以被视为“红色法规”吗?

肯德里克(想了一下):不一定。

卡菲:如果我找来关塔那摩其他8,000名士兵来做证,他们会认为这是“红色法规”吗?

罗斯:法官大人,证人不可能以推测其他8,000名士兵怎么说而给出自己的证词。我们认为这一组问题都是有争议的,是对证人进行的与本案无关的纠缠。我们反对。

伦道夫:反对有效。卡菲中尉,我要提醒你,从现在开始你向证人所提问题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关系。

罗斯:谢谢您,法官大人。

卡菲看了一眼道森,他们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卡菲(转向肯德里克):少尉,道森在最后一次报告中得到“低于一般水

平”的评语是因为你发现了他偷着给巴恩斯送吃的东西吗？（对罗斯）够直接吧。（对肯德里克）少尉？

肯德里克：道森得到“低于一般水平”是因为他犯了罪。

卡菲：他犯了什么罪？（稍顿）肯德里克少尉？（稍顿）道森给一个饥饿的战友送去食物。他犯了什么罪？

肯德里克：他违反了军令。

卡菲：因为他违反了命令，因为他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因为他在一名士兵的生死和你的命令之间选择了前者，所以他受到了惩罚，我说得对吗？

肯德里克：道森下士违反了军令。

卡菲：是的，但是那不能叫做“军令”，不是吗？现在毕竟是和平时期。他不是受命守住一座山头……或者攻下一个滩头堡。我是说，我们相信一名具有像道森这样的头脑的士兵应该能够判断哪些命令是重要且合理的，哪些命令从道德的立场上看是值得质疑的。（稍顿）肯德里克少尉？（稍顿）他能吗？道森下士能够在遵从哪些命令的问题上自做主张吗？

肯德里克：不，他不能。

卡菲：这就是他从柯蒂斯·巴恩斯的事件中得到的教训，是吗？

肯德里克：我想是这样的。

卡菲：你知道，对吗，少尉？

罗斯：反对。

伦道夫：反对有效。

卡菲：肯德里克少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命令道森对圣地亚哥执行“红色法规”……

罗斯：法官大人……

肯德里克：我告诉他们不要碰圣地亚哥。

卡菲：你认为我们会相信他敢再次违背你的命令吗？

罗斯：少尉，不要回答他。

卡菲：你不必回答，我问完了。

罗斯（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肯德里克少尉，你命令过道森下士和一等兵唐尼对圣地亚哥执行“红色法规”吗？

但是肯德里克根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罗斯的问题上，他瞪着卡菲。

罗斯：肯德里克少尉，你……

肯德里克: 不, 我没有。

罗斯: 谢谢。

内景, 卡菲住所, 夜

卡菲和乔。卡菲很兴奋, 正在投篮。塞姆走进来, 腋下夹着一个本子。

卡菲: 怎么样?

塞姆: 这是塔台指挥那晚的记录。杰西普说的是实话。最早的飞机确实是第二天早上 6 点的。

卡菲(手中的球掉到地上): 让我看看。

外景, 汽车旅馆, 夜

一辆车门上印有“美国联邦警察”的箱式小客车停在一个房间外, 两名联邦人员在车里看着报纸。卡菲将车停在他们旁边, 从车上跳了下来。人员甲从车窗里伸出脑袋, 叫卡菲——

人员甲: 加班吗, 中尉?

卡菲没加理会, 猛敲马金森的房门。门开了, 卡菲进去。

内景, 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

卡菲(将日志扔在桌上): 11 点根本就没有飞机离开基地。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

马金森: 最早飞回美国的飞机 11 点从关塔那摩起飞, 两点零几分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

卡菲: 那么塔台指挥日志上怎么没有记录呢?

马金森: 你会是为什么呢?!!

卡菲没有做声, 他开始明白了。

卡菲: 你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他改了日志吗? (震惊, 极度的震惊) 好吧, 也许他能证明没有飞机起飞过, 但是我一定能找到有飞机降落过的证据。我会找到安德鲁斯基地的日志的。

马金森没说什么, 但他的表情好像在说卡菲是如此的天真。

卡菲: 他能让一架飞机飞行过的事实完全消失吗?

马金森: 内森·杰西普马上就要被提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指挥了。要是没有避开各种危险的本事, 他就到不了这个位置。(稍顿) 即使我走上证人席, 也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威胁。

卡菲看着他。然后摇摇头, 叹着气拿起桌上的日志, 朝门口走去。

卡菲: 你要出庭作证。星期四(离开, 镜头转向马金森)。

内景, 卡菲住所, 当晚晚些时候

塞姆和乔刚听完卡菲的叙述。

卡菲: 一定能找到能证明这次飞行的人, 地勤人员什么的。

塞姆: 你知道每天有多少架次起飞降落吗? 没有哪个地勤会记得 4 个星期前降落的某架飞机的。

卡菲: 好了, 先不提飞机的事了。马金森出庭, 我们就可以解决杰西普拒绝将圣地亚哥调离基地的问题, 马金森会证明他们伪造了调令。这些足够了。再加上唐尼的证词应该没有问题了。

内景, 拘留室, 白天

乔正和唐尼做着准备。唐尼坐在模拟证人席上。

乔: 一等兵唐尼, 6 日晚你为什么进入圣地亚哥的房间?

唐尼: 对圣地亚哥执行“红色法规”, 女士。

乔: 你们为什么要对他执行“红色法规”?

唐尼: 步枪警卫连执行军官乔纳森·詹姆斯·肯德里克少尉命令我们对圣地亚哥执行“红色法规”。

乔(笑了): 你会表现得很好的。

唐尼(也笑了): 您觉得我们很快就能回到部队吗?

乔(想了一下): 当然。

内景, 法院大楼走廊, 白天

乔正就一些细节对卡菲做最后的提醒。

乔: 记得提问的顺序吗?

卡菲: 记得。

乔: 肯定记得?

卡菲: 肯定。

乔: 要尽量用短句。

卡菲: 对。

乔: 如果他弄不懂你的意思就会发慌的。

卡菲: 乔……

乔: 我是说要进行得慢点儿。

卡菲: 进行得慢点儿。

乔:好了。

卡菲:好的。

乔:尽快让他从证人席上下来。

卡菲:乔安娜!

乔:怎么了?

卡菲:他会没事的。

他们转身向审判室走去。这时我们从画外音中听到马金森的声音——

马金森(画外):尊敬的圣地亚哥夫妇……

内景,马金森的房间,白天

马金森正在写信,我们从画外音中了解到这封信的内容。

马金森(画外):我是威廉所在部队的指挥官。我对你们的儿子了解不多,也就是说我只知道他的名字……

听马金森读这封信的同时,我们看到一组镜头:马金森穿上他最好的军装,戴上勋章、随身武器和他的军用佩剑。

马金森(画外):涉嫌谋杀了你们儿子的两名海军士兵正在接受审判,相信过不了多久审判就会结束。到时会有7位男士和两位女士去见你们。你们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会向你们解释威廉死亡的原因。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已经为揭露事实真相做了最大的努力。

马金森穿戴完毕。他站在房间的中央。

马金森(画外):真相就是:你们儿子的死,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这个悲剧的发生。

马金森从枪套中拔出手枪,打开了保险。

马金森(画外):美国海军陆战队。

马金森把手枪插进了自己的嘴里。

马金森(画外):永远的,马修·安德鲁·马金森中校。

我们听到了一声枪响。

内景,审判室,白天

卡菲正在结束他对唐尼的提问。

卡菲:一等兵,我想让你再最后告诉我们一次:8月6日夜,你为什么进入了圣地亚哥的房间?

唐尼:我们的指挥官乔纳森·詹姆斯·肯德里克少尉命令我们对圣地亚哥

执行“红色法规”。

卡菲: 谢谢。(对罗斯) 你可以提问了。

罗斯: 一等兵, 值班日志显示 8 月 2 日那周你们在 39 号哨所值过班, 对吗?

唐尼: 我敢肯定, 长官, 值班日志总是记录得非常准确。

罗斯: 39 号哨所离步枪连兵营有多远?

唐尼: 走起来可不近, 长官。

罗斯: 吉普车要开多长时间?

唐尼: 大约 10 分钟到一刻钟吧。

罗斯: 这段路你步行过吗?

唐尼: 是的, 长官。就是星期五那天, 长官。接送兵——长官, 我们这样叫他是因为他负责送我们到哨所, 再把我们接回兵营……还有, 因为他总能从纽约城接来一些姑娘——那天他的车坏了。

在辩护席上, 卡菲一脸严肃。他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推给乔。乔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 他问这些做什么? 乔在纸上划了个“?”, 还给了卡菲。

唐尼(继续): ……正好在 39 号哨所, 他停下车, 发现车胎爆了一个, 又没有备用轮胎。我们两个只好跑步回兵营。

罗斯: 如果吉普车要开 10 到 15 分钟的话, 我猜步行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是吗?

唐尼: 接送兵和我 4 点 45 分就跑回兵营了, 长官。

罗斯: 真不错。刚才你说你们对圣地亚哥的袭击是执行了肯德里克少尉 4 点 20 分在你们营房下达的命令。

卡菲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一切。他无能为力。在陪审团面前他还要强装镇静。

唐尼: 是的, 长官。

乔因无助而惶恐。

罗斯: 可是你刚才又说你直到 4 点 45 分才回到营地。

唐尼有点糊涂了, 因为出现了一些他没有练习过的问题。

唐尼: 长官?

罗斯: 如果你 4 点 45 分才回到营地, 那么 4 点 20 分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在自己的营房里呢?

唐尼(想了一会儿):您知道,长官,有一个车胎爆了。

罗斯:一等兵,你确实听到肯德里克少尉下达“红色法规”的命令了吗?

卡菲感到自己正向失败走近,而他又无力挽回。他非常清楚。

唐尼:没有,长官。

乔(突然站了起来):法官大人,我请求休庭,与我的当事人进行商议。

罗斯:你为什么进入了圣地亚哥的房间?

乔:证人有权……

罗斯:证人清楚自己有什么权利,中校。

唐尼(不解地):哈尔?

伦道夫:请重复一遍你的问题?

罗斯:你为什么进入了圣地亚哥的房间?

乔:法官大人……

唐尼:哈尔?

罗斯:是道森下士要你这样做的吗?

所有人都呆住了。

罗斯:是他,对吗?道森要你对圣地亚哥施行“红色法规”。

唐尼(望着道森):哈尔?

罗斯:不要看着他。

唐尼:哈尔?

道森:一等兵,回答少尉的问题。

审判室里一片沉静。唐尼做出了一件我们从未见他做过的事。他挺直了身体,理直气壮地说——

唐尼:是的,少尉。是我的班长准下士哈罗德·W.道森下达的命令。我执行了命令。

罗斯向卡菲望去,卡菲没有看他。

内景,卡菲住所,夜

乔和塞姆静静地坐着。外面天已经黑了。

乔:你想他能去哪儿?

塞姆也不知道。乔很激动,她正努力地克制着自己。

乔:就算唐尼这样说了,命令还是肯德里克下达的。他是不是亲耳听到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根本就没有区别。

塞姆明白她的意思,但是没有说话。门开了,卡菲走了进来。

乔:丹尼,我很抱歉。

卡菲(看起来异常镇静):别担心。

乔:塞姆和我正在讨论可以找来几个证人,让他们举出一些通常不用点明他们就能明白的命令……或者在道森上庭之前我们可以让唐尼再上一回证人席。

卡菲:我们再这么干下去,说不准道森要被指控刺杀过肯尼迪了。

乔(盯着卡菲看了一会儿):你喝多了?

卡菲(简洁明了地):多了,没错。

乔:我去煮一壶咖啡来。我们还有一整夜要工作呢。

卡菲:她要去煮咖啡,真是太好了。(稍顿)他没在房间里。(十分惊奇的样子)他根本就沒在那儿。(稍顿)这可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你觉得呢?

乔:丹尼,我们不过受了一点挫折。我很抱歉。但是我们还可以想办法弥补。再说马金森还可以出庭。

卡菲:马金森死了。

乔和塞姆惊呆了。卡菲说这句话时没有任何特别的感情色彩。

卡菲:你真的该把它交给联邦警察的,伙计。(笑)他不是用鞋带上吊的,也不是用藏好的餐刀割腕的。这个伙计穿好了全套的军装,站在屋子中央,从枪套里拿出他那把镀镍手枪,朝嘴里开了一枪。

乔和塞姆说不出话来。

卡菲(继续):管他呢,反正我们已经没有证人了,喝点儿酒也无所谓。

乔:我还是觉得我们能赢。

卡菲:那么我想你也该喝点儿酒了。

乔:听着,我们明天早上去见伦道夫,申请推迟24小时开庭。

卡菲(想了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乔:传唤杰西普。

卡菲:什么?

乔:听我说……

卡菲:不。

乔:听我说完……

卡菲:不,我不想听你说,更不会听你说完。你的热情很可嘉,乔,但还是

没有用。唐尼今天需要的是一个能上法庭的律师。

乔:你这个懦夫。你不过是想用今天发生的事情作为放弃的借口。

卡菲:结束了!

乔:你当时为什么向杰西普要调令?

卡菲:你说什么……

乔:在古巴。你为什么向杰西普要调令?

卡菲:这有什么关系……

乔:为什么?!

卡菲:我需要那张该死的调令!

乔:胡扯!你给五角大楼里随便哪个部门打个电话就能拿到那张调令。你是想看看你这么做杰西普会有什么反应。你的直觉已经给了你答案,马金森使它更加确定。现在让我们把杰西普传上法庭,结束整个案子吧!

卡菲:我们把杰西普传上法庭有什么用?

乔:是他叫肯德里克下达“红色法规”的命令的。

卡菲:是他吗?!你怎么没早说!?这真是太好了!当然,你还有证据。

乔:我……

卡菲:啊,我怎么总是忘记:你憎恨在法学院学法律的日子。

乔:你把他传上庭,你就能从他身上得到证据!

卡菲:对,没问题。我们能从他身上得到证据。(对塞姆)上校,是你下令对圣地亚哥执行“红色法规”的吗?

塞姆:听着,我们都有点儿……

卡菲:对不起,你没有时间了。等待着失败者的是什么呢,法官?当然,对被告来说,是在监狱里度过一生。那么辩护律师卡菲呢?没错,是军事法庭?是的,约翰尼,对海军军官进行错误的指控后,卡菲中尉将会在一所女子学校得到一份长期教授打字机维修的工作。

卡菲猛地将桌上所有的东西都推到了地上:大量的文件、书、档案……紧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只听见卡菲剧烈发作后的喘息声。最后——

乔:对不起,是我害得你得不到那套切牛排的小刀了。

乔拿起她的包和大衣,走了出去。门在她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

卡菲一句话没说进了厨房。塞姆蹲在地板上,开始捡卡菲推到地上的东西。卡菲拿了一瓶“杰克·丹尼尔斯”回来。

卡菲: 别收拾了。(塞姆继续) 塞姆, 别收拾了。(塞姆停了下来, 坐在一把椅子上, 卡菲坐在沙发上) 你想喝点儿吗?

塞姆: 嗯(举起瓶子喝了一大口)。

卡菲: 你的父亲以你为荣吗?

塞姆: 别这样。

卡菲: 我想他一定是的。我打赌他会跟你的亲戚和邻居们这么说, “塞姆办了《法律评论》。他总能打赢官司, 他的表现总那么出色。”(稍顿) 我想我父亲要是知道我能从法学院毕业一定也会很高兴的。(稍顿) 我想他会 ……非常高兴的。

塞姆: 我告诉过你吗, 我在大学时写过一篇关于你父亲的论文?

卡菲: 是吗?

塞姆: 他是最出色的出庭律师之一。

卡菲: 没错, 他是。

塞姆: 如果我是道森和唐尼, 让我在你和你父亲之间选一个来帮我打这场官司,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你。你真该看看自己那天在肯德里克面前有多威风。

卡菲: 你想传杰西普上庭吗?

塞姆: 不想。

卡菲: 你觉得要是我父亲在, 他会吗?

塞姆: 凭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 他绝对不会。但问题是——而且事实是无法逃避的——在美国政府诉道森和唐尼的案子中, 主要律师既不是莱昂内尔·卡菲, 也不是塞姆·温伯格。所以问题只有一个: 你想怎么做?

镜头在卡菲和塞姆两人身上停留了一会儿。

外景, 近郊的一条大街上, 夜

乔在夜色中快步走着。她尽量控制着自己不要崩溃。

一辆轿车驶近, 是卡菲的车, 塞姆开着车, 卡菲坐在一边。车子开到乔身边减慢了速度。卡菲将车窗摇下来。

卡菲: 乔安娜。

乔没理他们, 继续往前走。车子开得非常慢, 跟在乔的后面。她加快了脚步。

卡菲(继续): 乔, 这样看起来很可笑。(对塞姆) 停车。(卡菲从车上跳下

来,大喊)乔安娜。(乔还是没有站住)我道歉。我当时很生气……我为我说过的话道歉。(但是乔还在往前走。卡菲大声喊)我要传杰西普上庭(乔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内景,卡菲住所,天色已近黄昏

卡菲、乔和塞姆懒散地躺在起居室里。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努力地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乔:我说我们应该用伪造调令来攻击他。

塞姆:我们有证人吗?

卡菲:我们有一位证人。

塞姆:一位死了的证人。

卡菲:对一个低能的律师来说,这当然是个问题。

塞姆:快看啊,昨晚他还泡在那瓶“杰克·丹尼尔斯”里呢,现在却好像轻轻一跳就能跃上高楼似的。

卡菲:我已经恢复精力了。坐起来,你们俩。(看到塞姆和乔已经坐起来了)很好。(稍顿)杰西普让肯德里克下达“红色法规”的命令。肯德里克照做了。我们的当事人执行了命令。掩饰不是我们的办法。要想赢,杰西普就一定要对陪审团说出是他下达了“红色法规”的命令。

塞姆:你认为你有办法让他对陪审团说出这样的话吗?

卡菲:我认为他愿意把它说出来。我想掩饰真相会让他感到不自在的。我想他会说他不过是做出了一个指挥官应该做的决定。这不就全结了。他在离4,000名为了除掉他而进行训练的古巴士兵80码的地方吃早餐。没有人能教他怎么管理他的基地。更别说什么莽撞的娘儿们,无礼的犹太人,还有我这个哈佛的白痴。让他心烦,迫使他处于守势。

塞姆和乔半天没说话。

塞姆:完了?这就是你的打算?

卡菲:没错,这就是我的打算。

塞姆:你要问他一些迷惑性的问题,也许他会承认的。

卡菲:我不想迷惑他,我会引他说出他最想说的话来。

塞姆:你想怎么做?

卡菲:我没想好。我要我的棒球棒。

乔:什么?

卡菲(四下寻找): 我要我的棒球棒。拿着它我能更好地思考。我的棒球棒呢?

乔: 我把它放在壁橱里了。

卡菲: 放在壁橱里了(向壁橱)?

乔: 我被它给绊着过。

卡菲(画外): 以后别把它放在壁橱里。

乔: 他拿着棒球棒能更好地思考?

镜头转向卡菲, 他站在壁橱前。

塞姆(画外): 我能理解。我曾经有一个熊猫玩具, 我叫他“博博先生”。离开他我什么工作也做不了。

与此同时, 卡菲打开了壁橱。他伸手进去拿出了棒球棒。忽然间, 他注意到了什么: 他的衣服。他的制服和便服整齐地挂在横杆上。他盯着这些看了一会儿, 忽然转过头, 穿过起居室朝门口走去。

卡菲: 你们留在这儿, 我去一下办公室(风风火火地走了)。

塞姆: 乖乖, 拿着棒球棒他确实能更好地思考。

内景, 一间计算机房, 黄昏

办公楼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卡菲站在一台打印机旁, 看着他想要的东西一点点打出来。他将打印出来的东西撕了下来。

内景, 卡菲的办公室, 傍晚

卡菲正在看打印件。我们看到这是一份很长的、带有军事密码的电话单。卡菲拿起电话, 拨了号——

卡菲(对着电话): 塞姆。(稍顿) 我想让你帮个忙。

内景, 卡菲住所

塞姆慢慢地挂上电话。

乔: 怎么回事?

塞姆: 我得去一趟安德鲁斯。

内景, 法院大楼走廊, 白天

这一天的审讯几分钟后就要开始了。卡菲出现在拐角处, 走到乔身边。

卡菲: 塞姆来了吗?

乔: 还没有。

卡菲: 他在哪儿?

乔:在路上。

卡菲:他找到人了吗?

乔:找到了。听着,我能和你说几句话吗?

内景,走廊外的一个前厅内,白天

乔(将门关上):你感觉怎么样?

卡菲:我想我会让他难以应付的。

乔:听着,(稍顿)丹尼,(稍顿)在法庭上,如果他没说出你想让他说的话,(稍顿)……别跟他纠缠。(卡菲看着她)如果你觉得……如果你觉得……你可能遇到麻烦,(稍顿)我是负责内部事务的特别律师,我要提醒你,你可能遇到很大的麻烦。

卡菲:怎么了,盖洛韦中校……你是在建议我现在放弃吗?

乔:如果你觉得你对付不了他的话,(稍顿)是的。

卡菲:你认为我能对付得了他吗?

乔(想了一下):我觉得我怎么想并不重要。我是个行政官员。(稍顿)我可不擅长辩护。

卡菲领会了她的意思,他拿起公事包,抓起上衣,然后转向乔——

卡菲:你是我的偶像,乔安娜。(稍顿)从第一天起,你就已经是一名律师了。(稍顿)你要坚持住。

我们听到画外音——

警卫官:全体起立。

内景,审判室,白天

所有人起立,伦道夫走了进来。塞姆还没到。

伦道夫(对卡菲):传你的证人。

卡菲:塞姆在哪儿?

乔:他会来的。

伦道夫:中尉,传你的证人。

卡菲:辩护律师传内森·杰西普上校。

杰西普从侧门被带了进来。他穿着军装,上面佩着几枚勋章。

罗斯:上校,可不可以请你郑重宣誓,在此最高军事法庭上你所提供的证词是事实真相,全部事实真相,除真相以外再无其他吗?

杰西普:是的,我会的。

罗斯:可不可以请你将你的名字、军衔,以及目前的职位重复一遍以便我们记录吗,长官?

杰西普:古巴关塔那摩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内森·R.杰西普上校。

罗斯:谢谢,长官。请坐(杰西普坐下)。

卡菲:上校,在你得知圣地亚哥给海军调查部写信一事,你和你的两名高级军官开了个会,对吗?

杰西普:对。

卡菲:执行军官乔纳森·肯德里克少尉和连队指挥马修·马金森中校。

杰西普:对。

卡菲:现在,马金森中校已经死了,对吗?

罗斯:反对。我想知道辩护律师这么问是什么意思?

卡菲:我的意思非常简单,现在,马金森中校已经不在人世了。

罗斯:杰西普上校出现在法庭上决不是来为我们证实这条消息的。

卡菲:我只是不能确定证人是否已经知道了两天前马金森中校已经用一把0.45口径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审判室的门开了,塞姆走了进来。和他一起的是两名身着空军制服的年轻地勤人员。塞姆将他们带到靠前的座位上,他自己在辩护席上坐了下来。

与此同时我们听到画外音——

伦道夫(画外):证人知道,法官知道,现在陪审团也知道了。我们感谢你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事实。现在可以继续了,中尉。

塞姆在一张纸上写了什么,卡菲走过来,见上面写着两个名字:塞西尔·O. 马里和安东尼·佩雷斯。然后他转向伦道夫——

卡菲:是,法官大人。上校,在那个会上,你给肯德里克少尉下达了一个命令,对吗?

杰西普:我让肯德里克告诉他的士兵们不要碰圣地亚哥。

卡菲:你同时也给马金森下了什么指示吗?

杰西普:我命令马金森将圣地亚哥马上调离基地。

卡菲:为什么?

杰西普:我感到一旦他信的内容泄露出去,情况对他来说就会很危险。

卡菲:有生命危险吗?

杰西普:还有别的危险吗?

卡菲从他的桌上拿起了一份文件。

卡菲: 我们拿到了你和马金森共同签署的调令, 内容是圣地亚哥将乘坐次日早 6 点从关塔那摩起飞的飞机离开基地。请问那是最早一班离开基地的飞机吗?

杰西普: 上午 6 点的飞机是最早飞离基地的。

卡菲点点头, 打算接着问。杰西普偷偷地瞟了一眼坐在前排的地勤人员。

卡菲: 上校, 你是今天清晨飞抵华盛顿的, 对吗?

杰西普: 对。

卡菲: 我注意到你为了出席今天的审判, 穿了你最好的制服。

杰西普: 你也一样, 中尉。

卡菲: 你在飞机上就穿着这套制服吗?

罗斯: 法官大人, 此番对话与本案有关吗?

卡菲: 辩护律师还没得以证明此中的关联, 法官大人。我请求法庭给予一点回旋的余地。

伦道夫: 准予极小的回旋余地。

卡菲: 上校?

杰西普: 在飞机上我穿的是劳动服。

卡菲: 那么这身军装是你带来的了。

杰西普: 是的。

卡菲: 还有牙刷? 剃须刀? 换洗的内衣?

罗斯: 法官大人, 请问上校的内衣与国防安全有什么联系吗?

伦道夫(对卡菲): 你最好快点切入正题, 中尉。

卡菲: 是, 法官大人。上校?

杰西普: 我带了一套换洗的衣服, 还有一些日常用具。

卡菲: 谢谢。(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 道森和唐尼 6 日晚被捕后, 圣地亚哥的房间就被封起来了。这是他房间里物品的清单: 两条伪装裤、6 件伪装衬衫、两双靴子、一双棕色皮鞋、8 件卡其布 T 恤衫、两条腰带、一件毛衣……

罗斯: 法官大人, 这些与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有关吗?

伦道夫: 卡菲中尉, 我不得不……

卡菲: 我只是很奇怪为什么圣地亚哥没有打点行装。

大家终于明白了他的用意,陪审团、伦道夫、罗斯……

卡菲(继续):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一会儿再回到这个问题上。(乔递给卡菲那份计算机打印件)这是过去 24 小时你们基地所有打出电话的记录。在接到传唤之后,你一共打了 3 个电话。(将打印件递给了杰西普)我已经用黄笔将它们划出。你还记得这些号码吗?

杰西普:我给弗吉尼亚匡蒂科的菲茨休上校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回来了。第二个电话是打给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议员雷蒙德的。第三个电话打给我的妹妹伊丽莎白。

卡菲:你为什么给她打电话,上校?

杰西普:我想也许今晚她愿与我共进晚餐。

罗斯:法官大人……

伦道夫:我要停止你的提问了。

乔递给卡菲另一份打印件和一沓信。

卡菲:法官大人,这是关塔那摩 8 月 6 日的电话记录。这些是在 9 个月内圣地亚哥所写的申请,说得更准确点儿是哀求将他调离基地的 14 封信。(对杰西普)听到终于被批准调离的消息后,圣地亚哥非常激动,你知道他给多少人打了电话? 零个,他没给任何人打电话。他没给他的父母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他就要回家了。他没给任何一个朋友打电话让他们到机场接他。他半夜时还熟睡在床上,按你所说他要乘早上 6 点的飞机,可是他所有的东西都还整齐地挂在壁橱里,一样不落地放在床脚柜里。你只需离开一天还收拾了一包东西,打了 3 个电话。圣地亚哥是要永远地离开军营,可是他没给一个人打电话,没装一件东西。你能解释吗? 事实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调令。圣地亚哥什么地方都不会去,对吗,上校?

罗斯:反对。法官大人,很明显卡菲中尉今天的企图就是用他臆断的一面之词诽谤这位战功卓著的海军军官,进行最后一次挣扎。法官大人我建议卡菲中尉应该受到法院严厉的谴责。证人应在接受法庭最深切的道歉之后退庭。

伦道夫(思考了一会儿):反对无效。

罗斯:法官大人……

伦道夫:反对无效。

卡菲:上校?

杰西普微笑着……

卡菲: 这很可笑吗, 上校?

杰西普: 不, 不可笑。这是个悲剧。

卡菲: 你能做出回答吗?

杰西普: 当然。我的回答是我也拿不准是怎么回事。也许他习惯早起, 他喜欢早上打点行装。也许他根本没有朋友。我是一个受过多方面教育的人, 不过恐怕我还是不能说清楚圣地亚哥的旅行习惯。我所知道的是他将在早上 6 点离开基地。这些就是我被叫到这儿来要回答的问题吗? 关于电话和床脚柜? 请告诉我你还有别的要问, 中尉。请告诉我你还留着什么王牌妙计。这两个士兵走上法庭, 对他们来说可是生死攸关的事。请不要告诉我他们的律师将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一张电话单上。(稍顿) 你还有问题要问我吗, 律师?

审判室内一片寂静。杰西普似乎已经做出了结论。卡菲环顾四周, 发现所有人都在等着他有所举动……

伦道夫: 卡菲中尉?

卡菲没说话。他朝 O. 马里和佩雷斯看过去。

伦道夫: 中尉,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这位证人吗?

卡菲没有回答。

杰西普(起身要走): 谢谢, 丹尼。我喜欢华盛顿。

杰西普正要走, 却被阻止住了——

卡菲: 对不起, 我还没有吩咐你退下呢。

杰西普(转过头): 请再说一遍。

卡菲: 我还没有问完, 请坐。

杰西普: 上校。

卡菲: 什么?

杰西普(对伦道夫): 我希望他能称呼我上校或长官。我认为自己应该受到这样的尊重。

伦道夫: 辩护律师要称呼证人上校或长官。

杰西普(对伦道夫): 真不知道你们这里训练出来的都是一帮什么人。

伦道夫: 证人应该称呼本庭为法官或法官大人。我坚信自己应该受到这样的尊重。请坐, 上校。

杰西普(回到证人席):这回你想讨论什么!我最喜欢的颜色?

卡菲:上校,早上6点的飞机,是最早可以离开基地的吗?

杰西普:是的。

卡菲:难道没有一班飞机7个小时前就可以离开基地,两点钟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吗?

伦道夫:中尉,我想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是吗?

卡菲从他的桌上拿起两本日志,还有塞姆在上面写了字的那张纸。

卡菲:法官大人,这是关塔那摩和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塔台指挥日志。关塔那摩的日志显示没有飞机于晚上11点离开。安德鲁斯基的日志显示没有飞机在凌晨两点钟降落。我要把它们列为辩护附件“A”和“B”。

伦道夫:我不太明白。你要把它们作为一次飞行不曾存在过的证据?

卡菲:我想是的,法官大人。(看了一眼那张纸,然后向两名地勤人员示意)辩方传空军地勤塞西尔·O. 马里和空军地勤安东尼·佩雷斯。他们是7日凌晨两点在安德鲁斯基地工作的地勤人员。

罗斯:法官大人。他们没被列为证人。请求反对他们做证,法官大人。

如果可以近看杰西普,你会看到他已经冒汗了。

伦道夫:允许两位证人做证。

杰西普:太荒唐了。

卡菲:上校,几分钟前……

杰西普:看在上帝的份上,再检查一下塔台日志。

卡菲:我们马上就会把两名空军传上来,上校。几分钟前你说你让肯德里克命令他的士兵不要碰圣地亚哥。

杰西普:没错。

卡菲:肯德里克清楚你让他做什么吗?

杰西普:非常清楚。

卡菲:有没有可能肯德里克会藐视你的命令?

杰西普:藐视我的命令?

卡菲:有没有可能他会忘了你吩咐他的事?

杰西普:不可能。

卡菲:肯德里克会不会离开了你的办公室就说“这个老家伙错了”?

杰西普:不可能。

卡菲: 肯德里克对他排里的士兵讲话, 命令他们不要碰圣地亚哥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藐视他的命令?

杰西普: 你在步兵团里接受过训练吗, 孩子?

卡菲: 没有, 长官。

杰西普: 在前线打过仗吗?

卡菲: 没有, 长官。

杰西普: 你有过性命被别人掌握, 或者你掌握别人生死的经历吗?

卡菲: 没有, 长官。

杰西普: 我们遵循的是命令, 孩子。我们执行命令, 不然就要有人丧生。就这么简单, 你听清楚了吗?

卡菲: 是的, 长官。

杰西普: 你听清楚了吗?

卡菲: 非常清楚。

卡菲深知就要打败对手了, 因此信心百倍。

卡菲: 上校, 在传空军地勤 O. 马里和佩雷斯之前,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 如果你命令不许碰圣地亚哥, 而你的命令又总是被服从, 那么, 为什么他会有危险, 何必还要将他调离基地?

杰西普无言以对。他坐在那儿, 头一次显得有点儿不知所措。

杰西普: 一等兵圣地亚哥是健康状况不够标准的士兵。他被调离基地是因为……

卡菲: 但是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他被调离基地是因为他会有生命危险。

杰西普(想了一下): 是的, 没错, 但是……

卡菲: 你说“情况对他来说会很危险”。我说“是生命危险吗”。你说——

杰西普: 是的, 我记得我……

卡菲: 我可以让法庭记录员读一下你……

杰西普: 我知道自己说过什么。我不需要让人给我读一遍, 好像我是他妈的……

卡菲: 那么为什么要下两个命令? (稍顿) 上校? (稍顿) 为什么你……

杰西普: 有时候, 人们会自作主张。

卡菲: 不, 长官。就在几分钟前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你的士兵们从来不

会自作主张。他们服从命令,不然就要有人丧生。所以圣地亚哥根本不会有
什么危险,对吗,上校?

每个人的心都悬着,只有卡菲例外。

杰西普:你这个小杂种。

罗斯:法官大人,我请求休庭……

卡菲:我希望得到问题的答案,法官大人。

伦道夫:法庭要求证人做出回答。

卡菲:如果肯德里克命令他的士兵不要碰圣地亚哥,那么又为什么非把他
调离不可呢?

杰西普看着 O. 马里和佩雷斯。

卡菲:上校?

杰西普没有回答。

卡菲(继续):肯德里克下达了“红色法规”的命令,对不对?因为那就是
你给他的命令。

罗斯:反对!

伦道夫:请注意。

卡菲顶住了罗斯的次次反对和法官的重重警告。

卡菲:可是出了事,你却把责任推到你的士兵的身上。

罗斯:法官大人……

伦道夫:好了,辩护律师。

卡菲:你让马金森签了一份伪造的调令……

罗斯:法官……

卡菲:你篡改了日志……

罗斯:该死的卡菲!!

卡菲:我第四次问你,是你命令……

杰西普:你想知道答案吗?

卡菲:我想我有权利知道。

杰西普:你想知道答案吗?

卡菲:我想知道真相。

杰西普:你承受不起真相!

所有人一动不动。

杰西普(继续):孩子,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城墙的世界里。这些城墙需要有拿枪的人来把守。谁来做这件事?你?你,温伯格中尉?我所要承担的责任远远超出你们的理解能力。你们为圣地亚哥流泪,你们大骂海军。你们有这个权利,你们拥有可以不用了解我所了解的一切的权利。圣地亚哥的死虽然是个悲剧,可是这样做一些人才保住性命。我的存在,虽然对你们来说是荒唐和不可理喻的,可是也只有这样更多的人才保住了性命。(稍顿)你不想知道真相。因为在你们晚会上从来不会谈起的地方,我在为你们把守着城墙。(自豪地)我们使用的是像荣誉、使命、忠诚这样的字眼儿。它们是我们生命的脊梁,我们的一生都为保卫着什么而度过。而这些字眼儿对你们来说不过是些偶尔引用的格言而已。(稍顿)我没有时间,也不想跟你解释什么,因为有了我的守护,你才过上了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接受教育,才会像今天这样站在这里质问我。我只是想听你说一声“谢谢”然后做你该做的事去。或者,我建议你拿起武器,也来做一回守护者。无论如何,我根本不在乎你认为自己有什么权利。

卡菲(轻声地):你下达过“红色法规”的命令吗?

杰西普:我做了你们要我做的工作。

卡菲:你下达过“红色法规”命令吗?

杰西普:你他妈说对了,我下达过。

沉默。所有人都沉默了。伦道夫、罗斯、军事警察,全都惊呆了。乔和塞姆也一样。杰西普看上去像是得到了解脱,他异常地平静。卡菲继续控制着局面。

卡菲:法官大人,我建议陪审团退庭,我们要求重新审理此案。证人有权保持沉默。

沉默。

伦道夫(看着罗斯):罗斯中尉?

罗斯仍然愣在那儿,他不知道该做什么。

卡菲(用对朋友说话的语气):杰克。

罗斯看了看卡菲,又看了看杰西普,然后点点头对伦道夫表示同意。

伦道夫:警卫官将陪审团带到前厅等候进一步指示。

警卫官带陪审团离开。

杰西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人做声。陪审团全部离开了审判室。

杰西普(继续):法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做了我的工作,我愿意继续做下去。我现在就要搭飞机回到我的基地去。

伦道夫:军警,请监视好犯人。

军事警察们有点儿犹豫不决。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一名上校被称做犯人的,也绝对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命令。

罗斯:请监视犯人。

杰西普:到底……

罗斯:杰西普上校,您有权保持沉默。您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

罗斯继续向杰西普陈述着他的权利。

杰西普:我被告有罪了吗?我……我不过是……(对罗斯)律师!(罗斯继续念着)律师!!(罗斯继续执行自己的职责)我被告有罪吗?我……是这样吗?这……我……这太荒唐了,你知道吗,这……

杰西普突然向卡菲扑了过来,卡菲丝毫没有准备,3个军警赶上前,将杰西普控制住。乔和塞姆也赶过来,站在卡菲后面。

杰西普(对卡菲):我要把你的眼睛挖出来,我要往你的脑壳里撒尿。你看错人了。

罗斯念完了杰西普的权利。

罗斯:杰西普上校,你完全明白我刚才念给你的那些权利了吗?

杰西普:我保卫了那么多人的生命。那个男孩子……与我的关联太小了。我保卫了那么多人的生命,你们听到了吗?

整个法庭都因杰西普的突然爆发安静了下来。

杰西普(摇着头):你们这些该死的人。(稍顿)你们不知道怎么保卫一个国家。(对卡菲)你们今天所做的是在毁掉一个国家。这就是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将人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你在作梦,小子。

卡菲:不要叫我小子。(稍顿)我是一名律师,是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你现在被捕了,你这个狗杂种。

卡菲(和杰西普僵持了一会儿,突然想起):证人可以退庭了。

军警带杰西普离开法庭。卡菲朝道森、唐尼、罗斯看去,他们正注视着一位身着海军上校服的犯人带着手铐离去……卡菲从兜里掏出手绢,擦了擦手心的汗。他长长地出了口气。

(淡出)

内景, 审判室, 下午

陪审团成员被带回他们的席位。审判室内很多人在窃窃私语。所有人都已经就位。伦道夫进来。

警卫官: 全体起立。

全体起立。伦道夫坐下后, 大家也都坐下了。

伦道夫: 陪审团做出裁定了吗?

陪审团团长: 是的, 法官大人。

警卫官从陪审团团长手中接过结论交给伦道夫。

卡菲站了起来, 他朝道森和唐尼点了点头, 他们也向他点了点头。塞姆和乔也站了起来。

伦道夫(念结论): 陪审团裁定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

他们禁不住想要欢呼, 但是忍住了。

伦道夫(接着念): 陪审团裁定被告同谋罪名不成立。

伦道夫(念最后一条): 陪审团裁定作为美国海军行为失当的罪名成立。

审判室内的气氛有点变化, 伦道夫接着说——

伦道夫: 本庭郑重宣布被告当庭释放, 但因行为失当罪……(清了清嗓子) 被开除军籍。(稍顿) 休庭(敲响他的木槌)。

警卫官: 全体起立。

全体起立。伦道夫退席。

军警走到道森和唐尼面前, 打开了他们的手铐。卡菲收拾着他的东西。

道森: 为什么?

卡菲: 哈罗德, 我很抱歉。

道森: 为什么?!

唐尼: 我不明白。杰西普上校已经承认是他下达的命令了。

乔: 我知道, 但是……

唐尼: 杰西普上校承认是他下达了“红色法规”的命令, 我们做错了什么?

乔: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唐尼: 我们做错了什么?

道森: 我们什么也没做错。

塞姆(“啪”的一声将手放在桌上): 是的, 你们做错了。法官刚刚说过作为海军你们行为失当。这是什么意思?!

道森: 你是律师。

塞姆: 你是海军。

道森: 不再是了。

道森盯着塞姆, 然后慢慢地低下了头。

道森: 我从来没想伤害威廉(道森抬起头看着他的父母, 时间好像在这一刻停住了)。

警卫官: 卡菲, 我得带他们去做些笔录。

卡菲点点头。

警卫官: 先生们?

道森看着卡菲, 卡菲没有说话。

道森和唐尼向警卫官走去, 跟他一起沿着走廊朝审判室外走去。他们就要走出去时, 卡菲忽然转过头, 喊到——

卡菲: 哈罗德!

他们停住, 转过头。

道森: 长官!

卡菲(想了一下): 可以让你感到骄傲的不只是你的臂章。

道森长时间地注视着卡菲。

道森: 立正。

道森和唐尼停住站好。

道森: 长官到。

道森郑重地向卡菲敬了个礼, 手在空中停了好久。

卡菲看着他, 郑重地举起手向他还礼。

道森最后看了卡菲一眼, 走了出去, 唐尼跟在他的后面。

罗斯走到辩护席前。

罗斯: 空军地勤塞西尔·O. 马里和空军安东尼·佩雷斯? 他们到底能证明什么?

卡菲: 可能是我弄错了吧, 发过誓后, 我想他们实际上什么也证明不了。

罗斯(笑): 非常有利的证人。

卡菲: 而且很帅, 你觉得呢?

罗斯: 咱们改日见。我得去逮捕杰西普了。

卡菲: 代我向他问好。

罗斯:会的。

外景,法院大楼外,黄昏

卡菲、乔和塞姆一起走下台阶。乐队还在阅兵场上练习。

乔:你们说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给自己放个假怎么样?找个地方轻松一下。塞姆?来点儿香槟如何,还是“Yoo—Hoo”?

塞姆:谢谢,我还是不参加了。我想回家跟我女儿说话去。我想她现在大概一次能说两个词了(朝自己的车走去)。

乔:你的下个案子是什么?

卡菲:参谋部军士亨利·威廉森。上班时间跑去看电影。你呢?

乔:我?噢……你也知道……和以往差不多。

卡菲:继续给别人捣乱?

乔:对。(稍顿)那么你说呢?庆祝一下怎么样?

卡菲:不,约会怎么样?一次真正的约会。晚餐,迷人的装束,还有……

乔:听起来不错。你觉得我会找谁呢?

卡菲:7点钟我去接你。

乔:现在你要干什么?

卡菲:我要开始为亨利·威廉森的案子做准备了。(稍顿)干点儿正事儿。

乔伸出手,卡菲握住了。乔吻了卡菲一下。

乔:记得穿双配对的袜子。

乔朝着她的办公楼走去。卡菲则走向运动场的露天座位。

镜头向后拉,我们看到空旷的阅兵场,再向后拉,整个海军总部都展现出来。镜头一直向后拉。

(淡出)(完)